

关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人世间》的检视与打量

姜超

**提示** 苏格拉底在为自己被判死刑的自辩中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提。”凡受过理想光辉照耀的作家多乐于省察，在描摹现实时，无不想在作品中烛照人物，引带一个个人物从生活的泥淖中跳脱出来。《人世间》以时间串起珠链，以空间变迁为閃回，全景式再现了50年来十几个主要人物的生存和精神境遇，走的是一条辽阔而富有挑战的道路。这部小说延续了梁晓声40年来创作与思考的精神内质，扩展了从知青文学、后知青文学到面向芸芸众生的写作视野，更实现了格局上的跃进。



一部《人世间》，从荒寒时代被摧毁、被碾压的底层人物写起，至喧哗的晚近时代收笔，洋洋120万字，纵横50年，充满真正义。写作此书时的梁晓声阅读人间奇景，不为谁代言，也不替谁发声，他驱策主人公们思考活着的意义，用身体来寻找照亮黑色的光源。他早年塑造的王志刚、李

晓燕、刘迈克、曹铁强等勇于奉献的知青、奋斗者、垦荒人形象，带着理想主义的光辉。而《人世间》目光里有乡村、垦区、大三线、城市，以饱满扎实的细节呈现了社会环境的禁锢与开放、生活的贫困与富裕、文化的贫乏与多元。作品跨越了三个不同的时代，但历史节点之间并非像打隔墙那样截然分明，梁晓声于其中一直扮演着“为历史作证，为善良辩护，为正义伸张，为生活承担”的历史书记角色。这篇小说全面深入地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的生活，一如既往的是，作家始终行在笔下主人公寻找出路路上。所谓时代，不过是人物穿行其间的主观感受，均是探求人们如何走向幸福美好。知青文学成就了梁晓声，但他本人并未止步于此，他始终在打量时代，检视世情与人心。梁晓声不断在更新自己、革新自我，作品也同时代一起成长、一起变化。

《人世间》试图推开历史之门，复现理念扼杀情感、服从压制身体的峥嵘岁月。小说主要刻画了十几位人物，展现了各自不同的生长环境与价值判断。梁晓声在描写他们时，带着历史的同情。出场人物虽多但性情鲜明，较少有过场人物，各自呈现出辨识度较高的性格特征。梁晓声特意搜寻金子般的底层故事，发掘了源自底层社会鲜活感染力，读来使人心涌茫茫。那些青年的命运如水上浮萍，不可避免地面对的各种苦难，如不同时代的箭矢，纷纷射向无准备或不设防的他们。作家其意也不单纯在刻画人物形象，更多的是追溯每一个人的精神演变与心灵波动。作家在不同历史场景中描绘了芸芸众生相，塑造了周家三兄妹等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小人物，铺展了民间世相丰饶复杂的生命景观。梁晓声记述了历史中的青年心路历程，但

不是将历史作为思考的对象，而是关注穿越历史端详其间真实生活的人们。唯此，《人世间》得以通达个人经验背后的历史秘密。

梁晓声聚焦卑微的生命图景，试图发现蚂蚁般生存人群身上的坚韧。他倾力钩沉旧年往事，滤去火气与争辩，用主人公身边的温暖故事，为50年来的历史构建轻盈的存在。其乐区光字片的青年入虽有斗嘴、争辩、误会，却不会有仇恨，而充满人性考量的叙述并不意在教导或批判某些人物，梁晓声的“温度”叙事塞给读者更多可信的世俗经验和情感。他尊重每一个人的身处环境和内心颤动，写下他们真实的呼喊。木心说：“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人世间》舍弃了智力叙事，章法结构平实稳重，故意降解了小说冲突的紧张度，作家有意形成一种与笔下人物交心、与读者对谈的叙事风格。

《人世间》流溢着中国人内里的传统道德与俄罗斯文学传统。作家本人与众生一起去爱、去体验、去成长，放下身段的姿态使得这部小说在表现人性宽度、深度上有所建树。小说对社会变迁的描述始终与人物成长密不可分。梁晓声在处理青年成长史时不脱离社会史，注重挖掘社会变迁予以个人内心世界的幽微、曲折，描摹个人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敏锐的紧张关系。小说将人物艰难的成长史镶嵌在历史背景栏下，笔下的人物外表波澜不惊，实则内心波飞浪涌。梁晓声开始回归叙事传统，时不时以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理性思辨来融入叙事。小说场景于后世来看荒诞又悲切，但那些笔下的主人公努力生活且不乏认真严谨的思索。极端时代过活的人们在旧年月是否背离了人性而千篇一律只剩下一种生活呢？梁晓声一一呈现了不同人物的

身体经历与心灵冲突。早年的秉义、周萍、晓光属于自觉的独立思考者、探索者，他们通过交流读书心得、辩论等途径逐渐让自己理性成长，散乱无序的社会反而让秉义等人养成独立自主思考的清明理性，小说的叙事意义却因思想含量的骤然增多而有了真正深度的拓进。秉昆是缓慢渐进的成长者，小说细腻展现了他磕磕绊绊的成长经历，关注了他生理、心理的成长经验。

说小说是写气韵，是说闲话，于当今读者来说早已熟稔。在文字漫漶之间，梁晓声力图寻回消失的文学传统。《人世间》彰显了“好人文化”，即在坎坷人世间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恰恰是德行的生命完成。好人是“在生活泥泞中开出的莲花”。周姓人家在艰难困苦中的守望和互相支撑，极端历史环境下不被磨灭的善良，人性中的风骨和正义，对弱者发自内心的同情，自我牺牲和敢于承担的勇气等，既体现了人世的悲欢和苦难，也传递出对于人性和良知不灭的信心。读罢《人世间》，我们认同作家的观念——在这悲欣交集的人世间，有德性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在人情超级大国里，民间伦理是骨髓，是割不断的血脉。梁晓声本人希望“尽可能广泛地通过人物关系描述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在《人世间》里，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彼此爱得深沉，纵有误会，但不会有不满意。梁晓声引导不同代际青年们学会思考，而作家本人不再给笔下的人物指明出路。思想是什么？在《人世间》里，思想就是爱，爱就是同情、责任、理解。周家是典型的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恋爱婚姻相对宽泛，平等意识似乎替代了家长意志，但别忘了个人命运动荡亦随之跟来。周家从未发生内部决裂，宛若多年父子成兄弟，存在于家

庭内部的伦理结构不曾中断。彼此呵护的伦理总能超越严苛的钳制，用慢节奏的朴素伦理来降解外在蛮力的碾压。

其乐区的旧日伙伴有春节聚会的传统，“情感共识”与身份相仿是他们乐此不疲欢聚的驱动力。秉昆与乔春燕、肖国庆、孙赶超、曹德宝、吕川、进步、向阳等朋友的聚会一度是饕餮之宴，也是分享喜乐的精神舞台。同龄人之间的鼓励、包容、分担、切磋，使得他们对苦难的生活多了一份继续前行的勇气。日常友谊培育出来的感情，如同尘世里的一道光亮，照亮了灰暗的心理世界。当友谊之光照亮生命的成长时，善良之光也随之穿透生命的黑暗，梁晓声以厚重深情的笔墨描绘了这些欢聚的场景。而在小说末了，曾经的友谊之地，终于成了沙聚之邦，这是一场不知何时落幕的悲剧。当日时伙伴默默以对或形同陌路时，分歧足以击碎任何形式缔结的深厚情感。

《人世间》细致描写了底层百姓人物的细碎故事，却不似“新写实”的一地鸡毛，它展演了复杂的呢喃，扑面而来的是人物灵魂的人性，作家对每一个人物倾情爱与关心，融入其间，“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堪称一部近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梁晓声长期浸淫文化反思，用心写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人的人生与人性》等著作，悉心探究了社会生活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人世间》引导主人公们了悟生命疼痛、重树希望信念的理性方舟，它满满的全是善的教育与温情书写。梁晓声坚持用现实和理想共同熔铸成一种融合的现实主义，如斯文学更像是“史外之史”和诚实多思的艺术形式。（作者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秘书长）

## 闲书就像汉堡中间那片菜叶

邝海炎

在阅读方面，我以前是“内容至上主义者”，或敬其学问精湛，或赏其见识通达，或慕其情感深厚，或赞其技艺高超，颇像我的饮食偏好，典型的肉食动物。

但今年7月底，当我耗时一年将《诗经》精读完，想马不停蹄攻下《楚辞》时，腿却灌了铅，迈不动了，只好找些“闲书”来缓缓。不读不要紧，一读还上瘾了。这类书的功效类似汉堡包中间夹着的那片菜叶，平常是不起眼，可夹在汉堡中间，荤素调配，还真是美味无比，不可或缺。

瞧美国藏书家纽顿多好玩！他不像传统的藏书家，买书是为了收藏，也不像学者那样，买书是用来读，而纯粹是享受集书的乐趣。一本自己相中的书若干年后涨价，他便享受“自己眼力不错”的乐趣。这有点像我们农村以前的生猪买卖，因为不带秤，屠夫往往要靠眼力估测生猪的重量，所估重量与实际差距越小，就越牛。纽顿的《藏书之乐》写得奔肆杂乱，却

有一种杂树生花的美，比如，他形容王尔德的文字“有丝绸般的质地，时而柔软如耳语，时而坚硬如鹅卵石，颠三倒四，却华光溢彩”。

《查令十字街84号》被誉为“爱书人的圣经”，我觉得有点过誉，但确是一个美好的买书故事。作者汉芙是白羊女，行文跳脱如小溪，语言泼辣爽朗如夏夜的酸萝卜。多年书友成亲人，当地打算跨街去看自己神交的书店时，却怯了，“如果我胆子够大。隔着三千英里的安全距离，写了一堆没大没小的信，我大概只会悄悄溜进去又静静踱出来，而不敢告诉他们我是谁”。

中国爱书人钟芳龄出于对《查令十字街84号》的喜爱，还于1996年在美国探访了汉芙老太，老太说她的一生因为和“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结缘而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先是与店员建立友谊，弗兰克死后却因发表了他们的信件而赢得读者与评论家的喜爱，让写作生涯原本不顺遂的

她，重拾自尊与自信。这种书信集不仅对汉芙意义深远，也影响了不少爱书人。一位美国书商因为这本书而对自己的行业更为坚定……有些浪漫的书迷情侣，甚至相约在那个门前初吻。”（钟芳龄《书天堂》）

德国爱书人莱夏特则对空间敏感，“书，是表达的一种形态。即使电子书日益普及，但是建筑作品集与杂志还是必须以纸本的形式来呈现才行……你看，只要将美丽的书陈列在书架上，整个空间的质感就会瞬间提升。”（清水玲奈《书店时光III》）这让我联想起高跟鞋的魔力：能使臀部收紧，重心上升，变成背部美人，就会有立体感，“阴影和空间是女性魅力的重要部分，它表达了开朗中的典雅，沉静中的坚强，华丽中的纤弱”，穿上高跟鞋，这种魅力被360度呈现。

最近读的《书世界》也有几篇好玩。一只羊可以制成一张100×55厘米的皮纸，一本《圣经》就要用210只至225只

羊。如果追求皮纸的光滑细腻，就用幼兽和胎死动物的皮革，一只幼羊只能制成84×45厘米的皮纸，小牛则大一些。8世纪爱尔兰僧侣手抄本《凯尔经》680页，需340张皮纸，150头小牛。像我有万册藏书，就得有200亿只羊，古代只有成吉思汗有这种财力。所以，没有纸的发明，文化普及根本是不可想象的，我等穷苦出身当然得感谢蔡伦爷爷。

古籍书影亦美，与《古腾堡圣经》齐名的《美国茨琴咏集》，工艺繁复，红黑相间，大小错落，像莫扎特的乐谱，像陈半丁的梅花图，像薄雾笼罩中的黄药师桃花岛，缤纷绚丽！

夕阳下再看那些欧式装帧，或典雅，或豪华，或清俊，或绚丽，或周正，或清丽。最让我心神摇曳的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封面镂空，“光线透过层层镂空照射在扉页上，光影会随着封面的开合而摇曳，就好像是莎士比亚的诗句投射在我们心底的涟漪。”

## 《黔之驴》里的古老智慧

吴伯雄

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在永州，他有感于世人不知“推己之本”，写下了《三戒》这一组著名的小品寓言，其中第二篇即是《黔之驴》。

对于这篇文章的主旨，一般认为是讽刺那些虚有其表而实际上孱弱无能的人，成语黔驴技穷即由此而来。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文章的最后一段：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原来柳宗元的意思竟然是说，驴体型庞大，声音洪亮，看上去高深莫测，如果不轻易暴露自己的薄技，那么老虎虽然威猛，也会有所顾忌而不敢下手，现在搞成这样的结局，真是可悲。古人云：卒章显志。这一段话，才是柳宗元真正想要表达的寓意。那么柳宗元的本意，是要教人善于伪装，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无能。表面上看，这样的主旨，显然与故事中的寓意格格不入，但是一般读者或许并不知道，伪装，恰恰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大智慧，大技巧。

张舜徽先生《周秦道论发微》一书中指出，先秦诸子百家，他们

为了迎合人君以巩固统治，各自的学说中，都蕴藏着教人君如何统治的法术，即统治术。张先提到，古代人君的统治术，最原则的东西有二，一是“主运”，一是“主道”。所谓主运，是傅会五行——金木水火土——相互克制的道理，以成为统治者“受天命而为天子”的理论根据。如果说“主运”的实质可用一个“骗”字来概括，那么，“主道”的实质，便不外一个“装”字。我们必须懂得，古代专替统治者着想的学者们，考虑到人主才力智慧有限，敌不住臣下和群众才力智慧，如果亲自动手做事或者多发言论，不但不能蔽拙，且容易显露破绽，招致臣下和群众的轻视，甚至引起权位莫保的危险（见《周秦道论发微·叙录》）。

的确，就拿在诸子百家之中，被汉儒认为“于道为最高”的道家，其代表作《老子》中，也经常教人要虚虚实实，讳莫如深。比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比如“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比如“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等。大智固可以若愚，那么大愚当然也可以若智，总之一个字，就是：装。人君如此，人臣身居一定的职位，特殊

时候也需要靠装来保护自己，比如：《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在乱世之际，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装疯卖傻以躲避祸患，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明哲保身”。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或许可以进一步阐释何谓“愚不可及”：明初袁凯因得罪了朱元璋，怕遭杀害，称病躲在家里不上朝。朱元璋不信他真病，便派使者去他家察看，还拿木钻钻袁凯的胳膊。袁凯咬牙忍住，愣是不发一声。使者回去禀报，朱元璋仍然不信，又继续派使者去窥探。袁凯预先得知风声，在家里用面食做成一条一条的“狗屎”，撒在狗圈里，等使者一来，便躺在狗圈里，抓着狗屎往嘴里塞，还吃得津津有味。这次朱元璋彻底相信了，不再为难袁凯，袁凯靠着自已高级“装”的演技，成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考虑到柳宗元本身深厚的先秦学术功底——他辩过《论语》《列子》《文子》，非过《国语》再加上他浓厚的法家色彩（著过《封建论》，参加过永贞革新），柳宗元对于此类“君人南面之术”，或者人

臣自保之术，必定深有所悟，因此，他在《黔之驴》中讽刺这头驴不懂得伪装来保护自己，最终惨遭毒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此外，关于《黔之驴》的故事来源，据李羨林先生考证，乃是出于印度寓言。季先生在《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中，举了印度寓言集《五卷书》中的一个故事。

在某一座城市里，有一个洗衣匠，名字叫作叔陀钵。他有一头驴，因为缺少食物，瘦弱得不成样子。当洗衣匠在树林子里游荡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只死老虎。他想起：“哎呀！这太好了！我要把老虎皮蒙在驴身上，夜里的时候，把它放到大麦田里去。看地的人会把它当作一只老虎，而不敢把它赶走。”他这样做了，驴就尽兴地吃起大麦来。到了早晨，洗衣匠再把它牵到家里去。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就胖起来了，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牵到圈里去。有一天，驴听到远处一头驴的叫声。一听这声音，它自己就叫起来了。那些看地的人才知道，它原来是一头伪装起来的驴，就用棍子、石头、弓把它打死了。

季先生认为：“柳宗元或者在什么书里看到过这个故事，或者采自民间传说，无论如何，这故事不是他自己创造的。”如季羨林先生所说，《五卷书》是一部教人处世或学习治国安邦的教科书，“它原来是作为王子的教科书而编写的”。所以，对于这个故事中的驴，人们嘲讽的是他不懂得伪装自己，并多少有些惋惜之意，正如被改编为巴利文的《狮皮本生》故事里所说：“这驴吃麦子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吃下去的，它只是蒙了狮子皮，一叫就弄坏了自己。”

“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吃下去的”以及“一叫就弄坏了自己”，与《黔之驴》末段所说：“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何其相似。而柳宗元被贬至永州后，迷信佛家经义，遍读佛教典籍，是完全有可能接触到这类寓言故事的。那么，《黔之驴》的主旨，表达的乃是应该善于伪装自己以避祸，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了。可以说，这样的寓意，是中国本土的智慧，与印度传人的寓言，两者共同作用于柳宗元心中而开出一朵文艺之花。

书单

## 会不会读书 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现实与梦想，月亮上都没有。醒醒吧！放完中秋假，2019年余额就不足了。过完国庆黄金周，四舍五入，年底了。

话说回来，阅读这件事，无论何时开始，都不嫌晚。

本周书单的主打推荐是陈平原的《书里书外》。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陈平原说：会不会读书，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在《书里书外》里，陈平原虽没有在书的名称上冠以“书话”二字，却实实在在是作为书话来写的。在谈到对书话文体的见解时，陈平原讲得很活泼。他说，“之所以称为‘书话’，而不是‘书评’或‘书论’，除取其包含散文因素外，更取其写作时的潇洒闲适心境。如老友神聊，夫妇闲话，尽可无拘无束，无始无终。不是‘形散神不散’之美的‘作闲散科’，而是真正海阔天空，得意忘形，只求有情有趣，不问‘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书话既是从题跋起家，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应该是其看家本领。”

在《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诗人里尔克向身处困顿中的青年人诉说了诗人对生命的体验，希望他们能以更大的耐心等待成长中的苦闷，向平凡的生活寻求更深沉而本真的意义。这些永恒的话题以亲切平易之语娓娓道来，展现出优美隽永的风格。

此外，有关乡愁的回忆录——《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也值得你关注。



《书里书外》

在书中，陈平原不谈高头讲章式的学问，而是杂谈读书、访书、读书、品书诸事，娓娓道来，亲切朴实。作为学者，陈平原书话写作并非其本职工作，也不像黄裳、谢国桢、唐弢等前辈，有条件讲求版本，只是尽力搜罗阅读晚清小说、期刊，并将视野延伸至今中西的相关书籍，一切都与自家研究思考有关。于此书，可见陈平原治学之境界与读书人的本色。



《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这是里尔克在其30岁左右时写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虽是写给“青年诗人”，里尔克却不止于谈论创作和诗艺。他在信中谈及青年人内心面临的诸多疑惑和痛苦：诗和艺术、两性之爱、悲哀和怀疑、生活和职业的艰难，揭示了审美、信仰、寂寞、爱、悲哀等论题的深奥本质。本书由“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译介，其翻译手稿及致友人相关书信首次呈现，再现诗人之间的心灵激荡和精神回响。



《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

讲述从旅行开始。事实上，即使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本书作者露丝·贝哈仍然还有某种不可名状的乡愁，旅人心态始终伴随着她。这位出生在古巴的犹太小女孩，如何在历经移民、面对陌生环境之后，战胜自我，成长为学术有成的美国人类学家？这本书中，主人公对自己人生经历与跨国旅行的记述给出了答案，其中自然不乏励志意味，亦有洋溢着女性主义精神对乡恋、身份认同、多元文化、跨国融合以及代际沟通的亲历与看法。